

谷崎润一郎与湘籍现代戏剧家交往史考证^{*1}

张能泉

(湖南科技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湖南永州 425199)

【摘要】:1926年谷崎润一郎重返中国,与上海的中国现代文化名士进行了交往。其中,他与欧阳予倩和田汉两位湘籍戏剧家的交往更为密切。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仅成了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史上的佳话,而且扩大了谷崎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影响。

【关键词】:谷崎润一郎;欧阳予倩;田汉;交往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7)03-0102-04

DOI:10.13715/j.cnki.jxupss.2017.03.019

引言

首次中国之行后的谷崎润一郎(以下简称谷崎)带着对中国意犹未尽之意,于1926年再次来到中国。此次之行,对于谷崎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中国现代知名的戏剧家欧阳予倩(简称欧阳)与田汉。彼此也因此机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国内学界对他们的交往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缺乏以详实的史料来考证他们的交往历程。因而,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史料的挖掘,全面梳理谷崎润一郎与湘籍现代戏剧家的交往历史,为中日现代作家关系研究提供基础。

一、与欧阳予倩的交往考证

1926年1月14日,谷崎润一郎抵达上海,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中国之旅。1月24日,《申报》就刊登了唐越石的《日本文学家来沪》。文章详细记载了谷崎出席由内山完造为其举行的欢迎会的情景。“谷崎,为日本现代文坛的明星……此次来沪,内山书店的主人内山完造,设筵为之洗尘,我国文艺家到者,有郭沫若、田汉、谢六逸、欧阳予倩等。”^[1]这是谷崎润一郎与欧阳予倩首次见面的最早报道。谷崎在此次见面会上也对作为中国新剧运动创始人的欧阳予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欧阳予倩君推门进来,白皙的脸上好像是戴着墨镜一样,好似在舞台上那样引人注目。梳成背头的头发好像油漆染过一样,乌黑发亮,鼻子的线条正好切成一个美丽的形状,从耳朵后边到脖颈发际的皮肤也是特殊的白皙。”^[2]¹⁵11月29日,上海文艺家在新少年影片公司为谷崎专门举办了“文艺消寒会”。为事先宣传此次消寒会,1月27日,《申报》就以头条的方式刊登了这条消息:

上海文艺界发起消寒会

本埠文艺界同人,发起文艺界消寒会,定于本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下午二时假斜桥徐家汇路十号新少年影片公司,举行聚

¹*收稿日期:2016-12-28

作者简介:张能泉(1979—),男,湖南株洲县人,文学博士,湖南科技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谷崎润一郎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3CWW008)阶段性成果。

餐，籍联情谊，公宴画家、大鼓家、京戏家、昆剧家、电影家等，特请之客，则为德菱女士及谷崎润一郎君，并有舞剑、京戏、昆曲、大鼓等余兴。兹将发起人名列于后：

田汉 欧阳予倩 张若谷 叶鼎洛

傅彦长 周佛海 左舜生 唐有壬

黎锦晖 郭沫若 谢六逸 唐琳

裘逸苇 张叔丹 姚肇里 关良

方光焘 日本人中国剧研究会全体成员^{[3] 194}

1月28日，《申报》再次对这次消寒会进行了补充：

上海文艺界消寒会续讯

上海艺术界消寒会，定于二十九日下午二时举行（昨报误载二十八日）。兹悉画家方面加入者有宋志钦、王荣均、严个凡、周一舟、鲁少飞、唐越石等，影戏界加入者任矜萍、卜万苍、史东山、张织云、黎明晖、韩云珍等，尚有多数艺术界任务，均在接洽中。地点假斜桥徐家汇路十号新少年影片公司。^{[3] 195}

由此可见，谷崎此次来华不仅受到了上海艺术界的热情欢迎，而且也成为上海文艺界的联欢会。对此，日本谷崎研究者西原大辅认为：“这是个以谷崎这个客人为媒介，上海年轻的文艺界人士欢聚一堂，谈论艺术，品评美酒，类似日本文人的‘牧神会’的聚会。”“在1926年2月的上海租界，日中两国的艺术家们也济济一堂，举行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聚会。”^{[3] 196}

1月29日下午3时左右，在田汉的陪同下，谷崎润一郎来到新少年影片公司。关于此次消寒会的具体情形，1月30日的《申报》进行了报道：

上海文艺界消寒会盛况

昨日本埠文艺界同人，假新少年公司开消寒大会，举行聚餐，籍联情谊，到者六十余人……文学家谷崎润一郎·田汉……欧阳予倩夫人……戏剧家欧阳予倩……聚餐外有余兴，直至下午十二时，始尽欢而散。^{[3] 197—198}

此外，上海的《新闻报》在2月1日也以大篇幅的内容报道了此次欢迎会。

盛极一时之文艺界消寒会

艺术界消寒会，由田汉君发起，假座斜桥新少年影片公司，邀请艺术界人士加入。是日到者，约百余人。计有文学家、新剧家、导演家、画家，以及鼓娘、电影明星等等，颇极一时之盛。特请之客，为清官二年记之作者德菱女士及日本文学家谷崎君……时欧阳予倩君亦在场……^{[3] 200—201}

欧阳予倩在欢迎会上的舞剑表演给谷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谷崎对此有过详细的回忆。“我知道他所作的工作可以说是兼备了小山内熏和上山草人的内容，在当地也非常有名，我国的圈内人士也应该是熟知的。我曾经看见过他舞剑的样子，也就是

说他兼备有中国传统戏的素养，还能男扮女装，而且肤色白皙，五官端正，一看就是个演员的样子。”^{[2] 189}“欧阳氏跟一般的日本演员一样，在白皙的脸庞上加了一副墨镜，但是并没有田汉那种神经质的样子，倒是稳重大方，颇有长者的风范。因此，看上去很有剧团栋梁的派头。”^{[2] 198}

谷崎在田汉等人的陪同下，不仅感受了上海的都市生活，而且还结识了一些中国艺术家。譬如，画家陈抱一、导演任矜萍等。然而，最让其铭记于心的是在欧阳予倩家欢度除夕的事情。谷崎在散文《上海交遊记》、《昨今》和《回忆旧友欧阳予倩君》中对此事都有过相关记录。

为了表达对谷崎的热情之意，欧阳予倩在除夕之夜挥毫写下了一首诗歌赠送给他。“竹径虚凉日影移/残红已化护花泥/鹦哥偶学啼鹃语/唤起钗莺压鬓低。”^{[2] 188}全诗意境轻盈哀雅，淡雅中流淌着一股忧伤，浓情中流露出一种缠绵，字里行间无不表现出诗人浓郁的怀念之情。深受此诗感染的谷崎，回国后不仅将此诗刊登在《女性》1926年5月号上，而且还特意将该诗装裱，珍藏起来。“每年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和这首诗相称的季节，我总是从自己不多的收藏品中，取出这一幅字挂上，同时怀念起当年给我写这首诗的中国友人来。”^{[2] 188}

1927年12月，欧阳予倩为筹建自己理想的剧团来到东京。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在《欧阳予倩来访》一文曾记载了欧阳此次日本之行的详情。另外，谷崎在《昨今》中也详细回忆了欧阳的此次之行。关于欧阳予倩的日本之旅，我们择取两件有代表性的事情，以此说明谷崎与欧阳之间深厚的情谊。其一，在谷崎的陪同下，欧阳游历了京都。谷崎对此曾回忆说：“记得曾陪同他去京都看了歌舞伎的首演，还看了已故的梅幸演的茨木，所以想必是在十二月吧。”“那天晚上，我们还去游了祇园，下榻在河原的旅馆。第二天记得他说想去看摄影棚，我就带他去了下加茂和牧野的摄影棚。”^{[2] 198}其二，欧阳入住谷崎家，并赠送礼物。在陪同欧阳游览京都美景后，谷崎在冈本的家中盛情款待了这位来自中国的戏剧家。“欧阳氏也是来去东京的途中住在我在冈本的家里，回去前曾说，回国后想送你一件礼物，有什么想要的请告诉我，所以我就回答说要有上好的陈年绍兴酒就送我一瓶吧。”^{[2] 198-199}12月10日前后，当欧阳予倩回到神户的时候，谷崎的弟弟谷崎终平来神户海关取走了欧阳送给谷崎的两瓶绍兴酒。“我接受了哥哥的命令，去神户海关取来了两只装老酒的大坛子。”^{[3] 251}

欧阳予倩回国后，参加了田汉组织的南国社，并担任南国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之后，他还成立了广东戏剧研究所，创办了刊物《戏剧》。虽然谷崎这段时间并没有与欧阳有过联系，但是他对欧阳的这些活动却了如指掌。“那以后，欧阳氏从上海移居广东，好像在当地办了杂志。他一直给我寄来，直到事变发生之前。事变之后，那本杂志恐怕也停刊了吧。上海战争正酣之时，欧阳氏又折回到上海，听闻他通过演剧运动来参加抗日战队伍，但是南京陷落后他又去了哪里，干了些什么，已无从知晓了。”^{[2] 199}由此可见，谷崎润一郎和欧阳予倩的关系非同一般。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人受战争影响没有直接联系过，但是彼此仍会关注对方。譬如，在面对装裱的欧阳赠诗时，谷崎就不禁感叹道：“在亚细亚大陆战云密布的日子里，每逢初夏来临之时，我都会将这幅字挂到墙上，看着它，想着那时候的欧阳氏与田汉氏等人，如今在哪里，都在做些什么，不由感慨万千。”^{[2] 189}

1956年5月26日，应日本朝日新闻社的邀请，欧阳予倩以中国京剧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与团长梅兰芳率团访日演出。谷崎润一郎在得知欧阳予倩来日的消息后，立即通过朝日新闻社的泽野久雄转告：“哪怕会面时间很短也行，只盼尽早见面。”^{[3] 253}6月6日，谷崎为欧阳来日之事还特意给内山完造写了一封书信。“这次京剧团来访，阁下也很忙。我一定要与欧阳君见上一面，所以拜托朝日新闻的泽野氏联络。”^{[2] 241}代表团访问箱根期间，谷崎和欧阳终于再次相聚。《中央公论》以题为《三十年后的再会》（1956年9月号）对两人的谈话进行了报道。双方在朝日新闻社外报部员冈崎俊夫的主持下，就两人的陈年往事、中国文坛现状、中日传统戏剧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会见最后，欧阳还盛情邀请谷崎访问中国。谷崎对此表示感谢，并答应只要身体允许，一定会再次前往中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谷崎此后的身体一直处在不适的状态，直到1965年病逝，谷崎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

1957年，谷崎润一郎在《心》2月号发表了《欧阳予倩君的长诗》，对与欧阳予倩箱根饭店重逢的情景进行了记载，并全文摘录了欧阳赠送给他的诗歌。

欧阳予倩君和京剧团一行来访时，时隔三十年，我去箱根饭店再次见到了他，畅叙别后之情。欧阳君说，“昨晚把你的事情写了一首诗”，君拿出一首用钢笔写成的五言古诗给我看。用一个晚上写完这么长的一首诗，在中国人眼里或许算不了什么，可是我还是暗自佩服，认为无论什么时代，文字之国的人士到底与众不同。——

阔别卅余载 握手不胜情

相看容貌改 不觉岁时更……

祝君千万寿 文艺自长春

谷崎润一郎先生与我阔别重逢赋长歌为赠即希两政

欧阳予倩^{[5] 403-40}

欧阳予倩箱根离别数日后，返回东京入住帝国饭店。得知欧阳一行返回东京，谷崎希望能够与欧阳再次见面。“七月初旬，欧阳君再次回到东京。因想其样子，届时在热海或在东京来拜见。”^{[2] 241}与此同时，欧阳在东京安定之余，将箱根赠与谷崎的长诗用毛笔重新书写了一份，并特意将之寄送到谷崎位于热海的新居“雪后庵”。由于1926年谷崎访华时，欧阳予倩在除夕之夜在自家赠送给谷崎的诗歌不幸毁于战火，因此，对此次赠诗，谷崎有如获至宝之感，特意将之装裱起来，悬挂于“雪后庵”的客厅之上，以此纪念两人的深厚友情。“欧阳君在箱根别后数日，回到东京的帝国饭店后，又重新用毛笔将这首诗抄写了一遍，特意送到了我在热海的住处。现在雪后庵的客厅中悬挂着细长的匾额，就是这首诗。”^{[4] 405}

1962年9月21日，欧阳予倩因患心肌梗塞病逝。得知噩耗的谷崎，泣不成声，并撰文《回忆旧友欧阳予倩君》（该文刊于《中日文化交流》1962年11月65号）追忆两人的深厚情谊。“得知欧阳君去世的消息，深感悲痛。怀念失去的良友，衷心为他祈求冥福。最近中国戏剧家代表团来日，可惜再无欧阳君。我不禁回想起欧阳君往时的面容，愿欧阳君在天之灵安好，衷心怀念欧阳君。”^{[2] 237}

二、与田汉的交往考证

1926年1月，谷崎润一郎来华访问。经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的介绍，谷崎在内山书店二楼举行的“见面会”上结识了田汉。谷崎润一郎在《上海交游记》中详细描写了与田汉第一次相见的情形。

这段史料^{[2] 152-153}（限于篇幅，引文从略）不仅真实记录了谷崎与田汉见面的细节，而且还可以从中看出两人密切的关系。座谈会结束之后，意犹未尽的谷崎邀请了郭沫若与田汉一边散步，一边继续交谈。期间，三人围绕中日作家稿费和日本现代文坛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对比中日现代作家稿费之后，田汉发表了一番感慨：“在上海以‘什么什么大学’为名的学校特别多，我们都靠在那样的学校担任教授吃饭，不能指望稿费生活。”^{[2] 160}此外，田汉还对日本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进行了评价。谷崎对他与郭沫若两人的表现感到惊叹。“大体上，他们的观察都能射中靶子，他们确实读了很多的著作，对于我们文坛的内幕也了解的很多，实在令人吃惊。”“既是作家又是《菊池宽剧选》译者的田汉君，不管怎么说，对于日本的现代文学是最通晓的。”^{[2] 160}随着交谈的深入，田汉与郭沫若来到了谷崎的住处“一品香”旅店。他们一边饮着绍兴酒，一边继续交谈。

应田汉与欧阳予倩的邀请，谷崎润一郎出席了“上海文艺消寒会”。作为此次欢迎会的主席之一，田汉特意坐车来迎接谷

崎前往位于上海斜桥徐家汇路 10 号新少年影片公司。

作为艺术家的聚会，恐怕在上海是未曾有过的大型活动，这大概是田汉君事前宣传的结果。上海的冬天有三寒四温的说法。非常冷的日子持续两三天后，天气就渐渐地晴朗起来，变得像春天一样的暖和。田汉君用汽车来接我，正是一个晴天的三点左右。^{[2] 166}

消寒会上，田汉不仅为谷崎邀请了上海艺术界的名流佳媛，而且还为谷崎的来访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这次聚会使谷崎感到非常愉悦。“这次去上海最愉快的就是与当地的年轻艺术家们的交流。”^{[2] 136}此外，谷崎在上海的这些日子，几乎都是田汉与之相伴。“田汉君当时过着独身生活，以致没有什么事情要做。几乎每日闲暇之时就来我的住处，而且一定不是他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就是我请他一起去哪里。”“在上海滞留的将近一个月里，始终与田汉君一起行动，简直就像雇佣了一个最有能力，又是让人最安心的翻译兼导游一样。”“田汉知道了喜欢睡懒觉的我的起床时间，恰到好处地在那个时刻来访。我们或是在阳光明媚的午后，或是在迟暮黄昏的时间，一起去福建的闹市听音乐、看戏、欣赏美人……到最后，我就是去买一些琐碎的东西，也总会毫不客气地请他陪我一起……给我翻译。因其独身，所以我也就毫不客气地拽着他东奔西走，我们有时会徘徊于深夜的上海街头，有时会留在一品香我的住所喝酒畅谈文学，直至天明，一个月就这样每天见面也不会产生厌恶。”^[2]
¹⁹¹⁻¹⁹²正是这种形影不离的陪伴为谷崎与田汉之间的深厚情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海期间，谷崎在田汉的陪伴下进行了许多活动。譬如，前往“恩派亚大戏院”，观看任矜萍导演的电影《新人的家庭》；前往“东亚同文院”观看学生用汉语演出的田汉话剧《获虎之夜》；前往戏剧家欧阳予倩家欢度除夕；前往画家陈抱一家进行新春问候等。除此之外，谷崎还在田汉陪同下经常出入夜总会。谷崎在《在给田汉君的信》中就这样写道：“如果没有你，一定没有那盛大的‘消寒会’，也不能与这么多的贵国人交游。我却带你这样一个纯真的青年去‘新六三’、去‘新月’、去舞场，教你不正经的东西，深感惭愧。”^{[2] 184}由此可见，谷崎一方面非常感谢田汉能够与之相伴，结识了诸多在沪的中国现代文化人士；另一方面又为自己时常带着田汉游逛夜总会感到自责与不安。1926 年 4 月，田汉在写给好友村松梢风的信中也提及了谷崎游玩夜总会的事情^{[5] 35}（引文从略）。通过田汉这封信的描述，我们可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谷崎在上海期间曾在夜总会上结识了某位年轻美貌的舞女。然而因某种原因，谷崎的主动行为并没有让这位女子愿意与其深交下去，以致谷崎感叹自己已经成为老人，缺乏吸引异性的魅力。可是，有趣的是谷崎本人在《上海见闻录》中对这件事情的描写却与田汉的描述存在一些差异。

她是日本人，年龄二十一二岁，苹果脸儿。……“啊，您是谷崎先生？久仰大名哦！日本时分见过。您何时回日本？届时请带上我哦。”一边跳舞，一边对我说……大概四点，烂醉的女子带着来到一个旅馆。“肚子饿了”女人说道。于是，一边吃炒面，一边喝老酒。随后，开始一件一件地脱去洋服，脱掉鞋子……烂醉的她跌入河中，差点淹死。我和 M 君不知如何是好，将她放在床上，好不容易才逃离出来已经是 5 点了。^{[2] 140}

在这里，谷崎笔下的女子言行显然要比田汉笔下的富有主动性，或者说，更具风月场所的女性特点。事实上，谷崎之所以会形成与田汉描述之间的差异，除了有学者所说的“显然有一些表白美化自己的地方”之外^{[3] 208}，我们认为这种书写差异或许还与谷崎推崇妖艳型女性的审美趣味有关。妖艳型女性是谷崎文学创作中一类重要的女性形象，她们既具有风月女子的妖娆与艳丽，又具有新时期女性的大胆与主动。因此，这类女性既属于谷崎“恶魔”思想的体现者，又是谷崎现代女性思想的呈现者。也许正是这类女性独特的双重特性使得谷崎对此有些情有独钟，爱不释手，成为谷崎文学中一类经典的文学形象。

为拍摄电影《南京》找一个好的制片人，1927 年，田汉与时任总政治部宣传处艺术科顾问电影股长的雷震，从上海乘“长崎丸”号前往日本。临行前，田汉托内山完造的妻子嘉善子夫人给谷崎和村松发了电报，并从嘉善子夫人那里要了谷崎家的住址。“嘉善子夫人赶到船上来了。他匆斜地由衣袋里掏出一张小小的纸头，上面用红水笔斜斜地写着——兵库县或库县郡冈本甲又园谷崎润一郎氏。”^{[5] 41}然而，西原大辅认为田汉抵达神户的时间是 6 月 22 日。“6 月 22 日，田汉乘坐长崎丸抵达神户。”^{[3] 234}事实上，田汉是 7 月 21 日抵达神户。“7 月 21 日，船抵日本长崎。与雷震乘车观赏市容，游崇圣禅寺，后赴四海楼菜馆用

餐。其后，由谷崎润一郎陪同，游览大阪、京都。”^{[6] 91}早已收到电报的谷崎赶回关西，到神户港迎接田汉等人。“回日之后，与田汉一直有书信来往。一两年后，接到他的通知，说是时隔多年想再次重返贵国看看。近日将抵达神户，届时请多多关照。于是，我前往码头迎接。只见他带着一个朋友一下子从三等船客中冒了出来。……当时，我住在阪急沿线的冈本，因此就将二人带到自宅，陪同他们游玩京都、大阪等地，还记得带他们去文乐剧院看戏。随后，田氏与雷氏一起去了东京，短暂待了几天，回来时，又在我家住了两三天。”^{[2] 193-194}此外，田汉在《南国在南京总政治部时代》中也记载了此次旅日之行。“为着拍这个片不能不找一个很好的 Cameraman(摄影师)……我曾趁这机会到日本作过两个礼拜的旅行……在京都大阪我是同着日本唯美派大家谷崎润一郎氏宴游的，日饮道顿，夜宿祇园，在‘酒’与‘女人’中间我忘记了一切。”^{[7] 30}田汉的记载不仅给我们讲述了此次旅日的起因，而且还向我们回顾了与谷崎同游的情形与感受。7月31日，田汉结束此行，离开日本。“谷崎润一郎先生送我从神户登长崎丸，在开船以前，我们坐在海风徐来的甲板上谈了好一些时候。我告诉他我的苦闷，他说我现在也不妨干一干。自然，在谷崎润先生是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干的。”^{[7] 33}这些史料既真实再现两人之间交往的历史，也印证了两人之间存在着笃厚的关系。因此，谷崎对两人的交往关系进行了如下总结。“与我关系缔结最为密切的第一应属田汉君，第二是欧阳予倩君。”

[2] 191

结语

谷崎与欧阳予倩和田汉两位湘籍戏剧家不仅有着密切的事实交往，而且田汉还曾经以翻译家的身份译介过谷崎的文学作品。1934年，田汉以李漱泉为笔名出版发行了谷崎润一郎的作品集《神与人之间》(中华书局1934年)。在书中，田汉不仅翻译了谷崎的代表作品，而且还写了长达万言的序言来介绍谷崎及其文学创作。随后，国内掀起了一股“谷崎润一郎热”。综上所述，通过对他们交往史料的梳理，我们认为谷崎润一郎与欧阳予倩和田汉两位湘籍戏剧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深厚友谊成了中日现代作家交流史上的佳话，不仅有利于丰富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史，而且对认识谷崎润一郎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提供了有力的研究基础。因此，本文通过对他们交往的史料梳理，分析其交往的历史与轨迹，对国内深入研究谷崎文学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 [1] 唐越石.“日本文学家来沪”[J]. 申报. 1926-01-24.
- [2] [日] 千葉俊二. 谷崎润一郎・上海交遊記[M]. 東京:みすず書房, 2004.
- [3] [日] 西原大輔. 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M]. 赵怡, 译. 北京:中华书局, 2005.
- [4] [日] 谷崎潤一郎. 谷崎潤一郎全集(第二十二卷)[M]. 東京:中央公論社, 1974.
- [5] 刘平, 小谷一郎, 编. 田汉在日本[M]. 伊藤虎丸监修,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 [6] 张向华, 编. 田汉年谱[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2.
- [7] 田汉. 田汉论创作[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